

朝花夕拾

## 我那不识字的母亲

·周竹青·

“妈——妈——”睡梦中的我又梦见了母亲，也许是母亲的祭日临近，这些天我时常在梦中见到母亲，她那瘦弱的身子端坐在木制的织布机前，正手脚并用地织着布。

母亲不识字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，如果健在，今年正好100岁，离开我们也已经20年了。在我心里，她是一位善良、慈祥、勤劳的好母亲。

听村上人说，我家有个同姓的叔太太（曾祖），无儿无女，一直独身一人。因生活所逼，将家里能变卖的家产全部卖光，最后瘫倒在家，我母亲看不下去，担负起赡养义务，每天端茶送饭，为他换洗被服。当时母亲身怀六甲，前后服侍叔太太近半年时间，时隔数十年，村上人还常常提及这件事，大家都称母亲有“菩萨心肠”。

大家的评价一点不假。记得有年正月的一天，全家人正在吃饭，邻居小伙伴突然跑进我家相告：“讨饭子来了！”我连忙丢下饭碗，去关院子的门，母亲立即板起面孔说：“人家要饭不容易，让他进来！”不一会儿，一位穿着褴褛、身体佝偻的老人走了进来，母亲盛了满满一碗热饭，夹了好几样菜递给老人，见老人手捧着碗吃，母亲索性让他坐在桌子上吃，吓得我和姐姐端起碗走开。那人吃饱后，母亲又递给他几个馒头让他作为路粮。我们对母亲的举动很是不解，她却说：“这就如同上狼山烧香，送上门的善事不能不做！”说得我们无言相对。

母亲生育了我们姐妹五个，从我记事开始，从没看到母亲打骂过我们。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苦，但我们所穿的衣服都干干净净，破损的地方补得平平贴贴。每年过年，母亲总提前为我们准备新衣、鞋袜，而她年复一年地穿着当年出嫁时的那件绸缎棉袄，肩上已被虫子蛀了几个小孔，色泽也很暗淡，我们也曾劝她添件新衣服，她总是说：“我在家待着，新旧不要紧，你们要出门拜年的呀！”

我在姐妹中排行老么，从小体质就差，有一年患上了“百日咳”，整天咳过不停，嗓子也咳哑了。母亲心急如焚，每天利用吃饭的间隙背我去村医疗室打针，

不知听谁说吃竹叶上的露珠可以治咳病，母亲每天天一亮就去屋后的竹园里，小心翼翼地把露珠抖落到勺子里，然后喂给我吃。年幼无知的我还不情愿喝那淡而无味的“土偏方”。现在想想或多或少的露珠，其实是母亲心血凝结而成！上高中时，我寄宿在校，每周末返校时，母亲总劝我多带一点米，不要饿肚子，有时还塞给我一两元钱作为零花钱，这都是父母勒紧裤腰带节省下来的。

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为改善全家人的生活，父母操碎了心，吃尽了苦，父亲常常出工，上滩割芦苇，母亲除了白天在生产队上工外，晚上还纺纱织布。用村子里人的话说“她能把棉花朵做成衣”，母亲将轧过的棉花（去掉棉籽）搓成棉条，用手摇的纺车做成纱团，把纱团绷成一框框线，经蒸煮晒干后再做成纱锭才能上机。织布机是靠脚踏作为动力，带动梭子左右穿行，发出有节奏的声响。所有工序全部依靠手工，织出的布称之为“土布”，手感较为粗糙，但属“纯棉制品”，小时候的内衣、床单大多用它做，弥补了布票的不足。也有乡邻用棉花来换“土布”，母亲收取一点加工费，来增加家庭收入。孩童时我常常睡了好长时间，依稀听到母亲纺纱织布的声响。她每天睡得最晚，但早晨起得最早。每每早上起床，母亲总是把早饭做好后，又去生产队打早工去了。记得那年头家中常年养了两三头猪，从早到晚，母亲披星戴月，像陀螺一样成天忙过不停。在生产队干活，母亲也像老黄牛一样，因而多次被评为“五好社员”“劳动能手”，受到生产大队的表彰。

也许年轻时过度劳累，刚步入古稀之年的母亲，身体每况愈下。一个冬日的中午，父亲突然打来电话，哽咽着说：“你母亲不行了……”我急匆匆地赶到家中，母亲已永远闭上了双眼，姐姐告诉我，母亲临走时还念叨着我的名字。在护送母亲去殡仪馆的路上，我的泪水顷刻溢出眼眶，这竟是我80岁的母亲第一次乘坐汽车，第一次经过这样的都市！而今，母亲化作尘土，与大地融为一体。母亲，如果真有来世，我还愿做您的儿子，我们再续前缘！

## 小人书摊

·严立青·

一本书，还有时间限制，时间一到，不管你有没有看完就要来收书。所以尽管这里窗明几净，灯光雪亮，我们也难得去光顾。

那“游击队”就是路边摊了。摊主在街边临时搭张木板，罗列几张“爬爬凳”，有的甚至就地上铺张油布（稍后铺塑料膜），摆上若干本小人书。他们往往自家有较多的小人书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拿出来换几个钱。我的一位小学瞿姓同学，他家就有很多书，也曾在他邮局门前摆过小人书摊。摊主之间似乎也有默契，相互总要拉开一些距离，各不相扰。这里相对宽松些，两个人凑在一起阅读，摊主也不大干涉。凳子往往不够坐，于是有些人就地坐在人行道的道牙上，或者干脆站立着看完，好像也没有人向他们收过税或管理费吧。

到书摊租书看，比自己买书，那阅读范围要广多了，也算经济实惠。通常是两分钱看一本，如果连续租借，还可以有优惠，接着交一分钱就可再租一本。那时晚学放得也早，背着书包路过小人书摊，如果身边正好有几分钱，就忍不住凑到摊前。若凑巧是同学代他家长看摊，还可以“蹭”书看。有时，那同学刚好有条题目不会做，我帮他解决了，就可以换来几本书免费阅读。这大概是最初的“知识产权”出售吧。那三国、西游、水浒、聊斋等传统故事，那井冈山星火、太行烽烟、淮海鏖兵、钟山风雨等革命



## 孝化村夜景（摄影）

·叶 江·

## 遗 迹

·鞠益恒·

靖江有本文学类杂志《孤山》，想一睹芳容，刘文剑老师微信指点：双鱼食品厂原址上新建的马洲美术馆可阅。

虽在小城定居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一所在。中秋节后，秋高气爽，风和日丽，逮了个周日的午后，驱车直奔目的地，围绕美术馆转了数圈，前卫建筑风格凹凸有致，生怕在不经意间遗漏了哪扇好打开的门，终未如愿。一打听，美术馆只有举办活动时才开放，而我在围绕美术馆转圈的当口，西南方向的一根高大烟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抬头仰望，烟囱裸露的红砖表面经岁月风雨侵蚀，抛却浮华，呈现原始寂静之美。“靖江制革厂”五个大字招牌镶嵌在烟囱的中上部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该厂坐落于此……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我十七八岁，在新桥一小厂上班，某天有个要好的同事邀我下班到他家玩，我们正在吃晚饭，一人闯进家门，顿时满桌欢呼雀跃，同事兴奋地向我说：是我哥哥

房租给了机加工个体作坊，里面安放了几台设备正在操作生产。

我上世纪90年代初进城，住东门的虹桥新村，据说是改革开放后靖江第一批开发建成的商品房。之后的数十年间，见证了我们这个小城日新月异的变化，毫不夸张地说，除四眼井、魁星阁、公花园外，其余都已地毯式地构建了新房和格局，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模样。而在这老城区中心，居然还保留了半个世纪左右的一群老建筑，令我惊叹不已！

大城市的老工业基地，遗留下来的厂矿区域，经艺术家设计师精心打造修缮，变废为宝，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场所，我们是否也能借鉴这方面的做法呢？让我们这座新兴小城有穿入历史的时光隧道，这里的故事虽然属于过去，但向未来打开！

夕阳西下，烟囱在晚霞的映衬下苍健挺拔，像位慈祥的长者，依依不舍地目送我远去……我说：“逮到机会，再来看你！”

诗词轩

## 靖邑游诗词一组

·周明荣·

### 德胜美村（嵌名诗）

德高恒业远，胜绩俊杰多。  
美景新农富，村风当今歌。

### 水美通太（嵌名诗）

水清灌溉谷蔬丰，  
美景迷连丽色浓。  
通道迎逢来访客，  
太平盛世幸福中。

### 参观西来农耕馆

一部农耕史，乡愁思绪篇。  
人锄耘瘦地，牛耕垦荒田。  
温饱年年欠，贫穷代代延。  
第一生产力，吾辈处超前。

### 逛季市老街随想

市井几喧哗，商街无数家。  
颓垣凭古镇，断壁证繁华。  
百载前人事，千年后辈差①。  
复修时正应，游客总称夸。  
注：①指要做的事。

### 满江红·谒生祠岳庙

（押岳飞词韵）

征寇元勋，多善战、未曾停歇。  
两军峙、强兵相见，战情悲烈。  
雪耻精忠凭义胆，报仇傲骨留残月。  
哪顾得、多少利功名，酬国切。  
恨奸佞，寒如雪。“莫须有”，  
未先灭。有弄臣诬陷，国图当缺。  
徒淌几行悲辱泪，空流无数忠良血。  
一生憾、还我美河山，终难阙。

（以上均中华新韵）